

五、近期中共在阿富汗議題立場觀察

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蔡東杰主稿

- 美國即將全面自阿富汗撤軍，周邊戰略情勢或出現權力真空，引發之區域安全挑戰與權力競逐，值得追蹤觀察。
- 中共因其地緣鄰接性，在美國撤軍後或將扮演積極角色，惟短期在各方情勢未明情況下，按兵不動或為潛在政策選項。

(一) 阿富汗之地緣意義與歷史影響

阿富汗位於亞洲大陸中南部，為連接中亞、西亞與南亞之交接地帶，也因居於「金新月」(Golden Crescent, 阿富汗、伊朗與巴基斯坦之間) 核心位置，成為全世界鴉片產量最大(九成以上)之處。儘管資源匱乏且發展有限，基於其地緣戰略價值，阿富汗素有「帝國墳場」(the graveyard of empires) 之稱。

早在十九世紀末，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(Halford Mackinder) 便撰文區分了陸權與海權兩種征服型國家，並首度提出「世界島」(World Island) 概念，不無憂慮地把內亞地區(過去由遊牧民族控制，如今則為俄羅斯所取代) 視為某種「樞紐」或「心臟地帶」，更警告若世界島大部分被置於某單一政治力量(暗示俄羅斯) 控制之下，最終將成為一個無法抑制的超級「世界帝國」。或因如此，英國在十九世紀中葉成為第一個前進「帝國墳場」的國家，自此至 1907 年與俄國締約和解為止，兩國長期環繞中亞展開一場戰略「大博弈」(Great Game)，結果是英國在一次大戰終結了霸權地位。至於蘇聯在結束 1979-89 年阿富汗戰爭並隨即於兩年後崩解的現實，並未嚇阻美國在 911 恐怖攻擊尚未「滿月」的 2001 年 10 月 7 日發兵攻擊阿富汗；儘管時任美國總統的小布希向國民打包票，誓言這個行動絕不會是 21 世紀版的越戰，事實是，遲至 2021 年 9 月才告終結的這場衝突已遠遠超過其想像，成為美國史上介入時間最長的一場戰爭。

(二) 美國撤軍後阿富汗情勢發展

由新保守派份子主導，於 1997 年成立的「新美國世紀計畫」(Project for New American Century) 既為日後甚囂塵上之「新帝國論」主要支撐，也是美國進軍阿富汗的理論來源。即便長達 20 年充分顯示美國菁英圈之堅持與共識，在歷經 3 次政黨輪替、4 位總統與 8 任國防部長，尤其在歐巴馬於 2014 與 2015 年兩度宣示撤軍安排之後，川普 (Donald Trump) 終於在 2020 年 2 月與塔利班達成協議，計劃在 2021 年 5 月前完成「無條件撤軍」，雖然拜登政府上任後將期限推遲至 9 月，美國最終完全撤離這個「帝國墳場」應無疑問。根據布朗大學 (Brown University) 「戰爭成本計劃」(Cost of War Project) 研究結論，美國在阿富汗戰場共投入約 2.3 兆美元。

哈佛大學教授沃爾特 (Stephen Walt) 認為，一旦全面撤軍，不僅美國無法繼續維持對阿富汗政局乃至周邊區域秩序的影響力，從而讓此一地緣環境再度呈現權力真空狀態，同時將提供印度、巴基斯坦與中國介入斡旋機會，既使其增添加入大國競爭的本錢，區域衝突失控也是可能場景。正因如此，在美國與北約部隊陸續撤離之際，為擔憂情況惡化，俄羅斯、塔吉克和烏茲別克隨即自 8 月 2 日起在距阿富汗國界僅 20 公里之邊境地區舉行聯合軍演，至於塔吉克、烏茲別克、土庫曼、吉爾吉斯與哈薩克等 5 國領袖也在 6 日會晤並發表聯合聲明，希望共同維護中亞地區安全穩定。更值得關注的是，隨著美國支持之北方聯盟與喀布爾政府呈現潰退跡象，如同美國在 1948 年停止介入國共內戰後的發展，塔利班也像中共一般迅速攻城掠地，一改原先「農村包圍城市」的做法，轉為「同步攻城」並在短短 3 天內攻陷了 5 座省會大城，即便美軍試圖以戰略轟炸來遏阻其攻勢，1975 年 4 月 30 日「西貢淪陷」的場景恐怕將再次於喀布爾上演。

(三) 中共之政策立場與可能作為

更重要的是，隨著美國即將離開，中共對阿富汗之政策、態度與動向不啻動見觀瞻。從現實主義與國家利益角度來說，中共在此主要有兩大考量：首先與北京自 2014 年起力推之「帶路倡議」(BRI) 有關。事實上在過去 20 年來，中共一直與美國合作，在此承包大量建設工程與投資項目，例如重建帕爾旺水利工程以及貫穿阿富汗南北的薩朗

公路等，正因介入程度甚深，考量美國撤軍可能帶來之社會動盪，中共外交部罕見地在 6 月提醒當地公民和機構「盡早離境」。其次則是新疆問題；尤其自 2010 年新疆恐怖攻擊頻繁出現後，由於許多「疆獨」（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）人士前往阿富汗藏匿或參與塔利班組織，致使北京方面不斷指責支持獨立份子的「境外勢力」，即便塔利班勢力自 2019 年以來互動良好，且其控制之瓦罕走廊亦直接與中方接壤，中共對即將步入「後美國時代」之阿富汗情勢依舊維持謹慎姿態，如同「經濟學人」5 月 19 日專文指出，中共對阿富汗未來局勢應該還是以自身經濟與安全利益優先，避免掉入帝國墳場陷阱或激發部分鄰國（俄羅斯與印度）不必要聯想，並支持由聯合國維和部隊取代目前美國的角色地位。例如在 7 月 28 日接見塔利班副首領巴拉達爾(Mullah Baradar) 時，北京方面便試圖聚焦塔利班與新疆維吾爾分離主義者之互動，除公開聲稱「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（東伊運）乃是被聯合國安理會列名的國際恐怖組織」，因此希望塔利班與其徹底劃清界線，致使「切割並打擊東伊運」成為中共對塔利班提出之唯一具體要求。

當然，取得其境內各種資源並以「重建」為名，將阿富汗作為從西邊「走出去」的戰略支點，必然在北京長程戰略考量中，至少在短期內各方情勢未明的情況下，按兵不動並尋求「後發制人」契機，或為其潛在政策選擇。